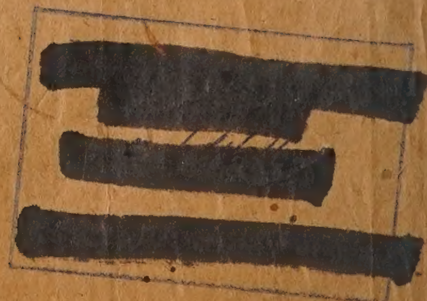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8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椸枷即衣架
櫛即梳篦

婦德篇中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節○椸音移 枷音架。嫂叔不通問。節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右第五十八章。男女之防。人獸之關。最宜慎重。不可紊也。女子守身。當兢兢業業。如將軍守城。稍有一毫疎失。

則不得生故曰無不敬也敬身爲大焉別嫌明微必防其漸正本清源必慎其始可貧可賤可死可亡而身不可辱述敬身之德自此以下凡八章

○孔子曰夫禮防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夫音扶取俱去聲從

宗

右第五十九章。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右第六十章。

○召南申女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節

脆軟弱也竅中空也笄開簪女子許嫁乃笄

○召音部曲沃負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窺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正其號謚所以就規節情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脆音翠窺弋渚切音貞迎去聲

右第六十一章

○行露之詩女子能以貞潔自守者也其詞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誰謂

宿宿疾瘤者血氣留滯一處腫而不散也

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厭入聲女無家女從之女俱音汝

右第六十二章

〇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不顧王怪之召而問焉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慎德勤事苟稱任使宿瘤

何傷。王悅曰。此賢女也。命載之。女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歸使使者以金百鎰聘爲后。瘤音留稱去聲使者之使去聲

右第六十三章。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宣公女也。嫁十年而共公卒。宋災火及于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宵不下堂。待保傅來也。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

符剖竹爲之各持其半有事合以爲信

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于火。春秋書之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節○共俱音恭矣夫之夫音扶行去聲

楚昭王夫人貞姜。從王遊于漸臺。王他出。留夫人漸臺上。江水驟至。王使使者迎夫人。而忘持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使者之使俱去聲

論

觀於寧死而身不可辱況未必至死惟圖富貴貪淫樂遂敗名喪節而不顧此又無恥卑賤之尤者也

曰水火之災死生之際人謂可以行權者也不知婦人以畏死而行權將有無所不至者矣白刃一脅辱身敗名則皆偷生苟免之心誘之也善乎兩夫人曰越義而生不如死彼自視其身如泰山之重不難以一死全之敬身之至者也

右第六十四章

○魯秋胡子娶妻五日去而官于陳五年乃歸將至家見採桑婦而悅之下車與語婦人

責以不孝不忠不義理直詞正秋胡子其又何言倘因此而痛自謝過誓願改悔以母命留之或尚可挽回乃默無半語婦蓋逆知其不足有為而決志於一死也悲夫

採桑不顧。秋胡子曰。力田不如逢豐年。採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母命呼妻。妻出。乃桑間婦也。秋胡子大慚。妻責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禍不遠矣。任君別娶。妾投河水而死。乃作詩曰。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與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燈。

右第六十五章

○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走追將及棄所抱抱所携齊將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對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于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婦人束帛

此齊將亦善於覘人國者

蓰物数也五倍曰蓰

蓋國名

百端號曰義姑姊。齊將之將俱去聲

右第六十六章。婦人但知狥私罕顧公義。苟可適已自便遑恤其他此亦恒情之常。末俗之陋也。古之哲婦於義而行。私愛可捐。軀命可捨。義聲著于當時。芳名垂乎千載。視彼自私自利者相懸何啻倍蓰乎。述重義之德自此以下凡五章。放上聲

○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羣臣曰。敢有自殺

私愛公義不意邱子不知其妻知之

者妻子盡誅蓋將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及歸其妻謂之曰軍敗君死子獨何生丘子告以故妻曰曩有救令又何也丘于曰吾非愛身恐誅妻子耳妻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强暴可謂忠乎夫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偸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

恥偷生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大夫以禮葬之。將去聲。夫音扶。大音太。

右第六十七章。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伯御作亂弑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稱乃以其子衣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不知而殺之保抱稱出遇稱舅魯大夫于外告之故遂匿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請于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

二十兩爲鎰誅夷言至滅族也

已上二條事類程嬰杵臼然此出於乳母更難

公。節。衣稱之衣上去聲下如字處去聲秦攻魏破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節乳母匿之以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吾聞秦令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者誅夷。今公子安在。母倘言之。可得千金。不言則昆弟無遺類矣。乳母曰。嘻。我不知也。故臣曰。我聞公子與母俱逃。今魏國破亡。子匿之。將誰爲乎。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

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
追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俱死焉。為去聲 論曰
此一保母一乳母耳。卽使不能存孤。詎復以
大義責之者。乃一則已子代死。翼孝公以成
立。一則千金不顧。甘以身殉公子。二人節義
播天壤矣。魯之大夫與魏之故臣。賢不肖不
必論也。復扶又切

右第六十八章。

○衛宗二順者。靈王夫人及其傳妾也。王死。

斥絀言無子當絀擯也

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妾事夫人。八年不衰。夫人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孺子不解故節我甚內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傅妾泣而對曰。忠臣事君無時怠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夫人固請居外。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逆而生不如順而死。欲自

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許留終身供養不衰絀與黜同解音懈養俱去聲

右第六十九章

〇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節〇醮子肖切

李德武妻裴淑英尚書裴矩女也甫嫁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坐徙嶺表矩

若汝也儷偶也猶云汝亦偶別人

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淑英訣曰我方貶。無還理若必儷他族於此長訣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二乎。欲割耳自誓德武奪刀不許。遂毀容貌不御膏沐讀列女傳見述不再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截之書久之德武音問斷絕矩決嫁之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為夫婦如初

節○煬音羊傳去聲斷字上徒管切下都管切

明末樂

間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帝曰汝兩人少同

讒罪責之言毀善害能也

業仕同宮。緍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日廣果生女。遂定盟。旣而緍遭讒死家戍邊。廣女未及歸而緍子禎亮行矣。居數年。父母欲令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而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議遂寢。宣德初。解家赦還。女乃歸禎亮。事姑以孝聞。

樂音洛。解音懈。少去聲。妻去聲。戍音帥。已音以。

論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此所謂義也。婦人不知大義。所以或至

失節。哀哉。次重義于守節之上。使知生平大端。悉依乎義而行。無自私自利之心。自無偸生苟活之患。正本清源。莫善於此。世有重義而不能守節者。我未之見也

右第七十章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節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節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蠋音蜀

右第七十一章婦道從一而終豈以存亡改節夫死不嫁固其常也不幸而遭強暴之變惟有死耳玉潔冰清可殺不可辱千載而下有餘榮焉若畏死貪生至于失節則名雖爲人實與禽獸無異矣述守節之德自此以下十六章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

二語杜盡後人托詞改嫁之口真有關世道之言

髧髮垂貌髦音毛髮也

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孀音霜取俱去聲

右第七十二章

○衛共姜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其詞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又曰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

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共俱平聲髧音耽他音拖

右第七十三章

○陶嬰者魯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恐不得免作歌自明其詞曰悲夫黃鵠之蚤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蚤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

輜音緇軿音平車前後屏蔽也重曰輜輕曰軿

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娶終身不改少去聲夫音扶數行之行音杭已音以復扶又切

右第七十四章

○貞姬者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姬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聘爲夫人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大夫致幣姬辭曰白公生時妾幸得充妃匹執箕帚今不幸死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金璧之聘

殆為亂於桀黜而何益夫乃得一不忘死君之臣又得一貞姬守節之烈何其華歟

夫人之位。非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太甚乎。遂辭聘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有行之行去聲輔音烹妃作配且夫音扶

右第七十五章。

□梁有寡婦。榮于色而美于行。夫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娶之。不可得。梁王聞使相聘焉。辭

[illegible]闕漏恤也

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也若忘死而趨生慕貴而羞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引刀自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相以報王王大其義高其行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節行俱去聲行俱去聲已音以沛郡劉長卿妻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桓終不歸寧男十五又殀桓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流涕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即有可因姑姊妹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

膰音煩祭肉邑有祀事必致之蓋等之卿大夫也譙音樵

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化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邑有祀膰焉節相去聲曹爽從後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此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

此等語最足動婦女之聽者見理明確鮮不爲其所感

爲築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

蒙眇憑蒙毗小也

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節從去聲闕音闕年少執義之少俱去聲斷都管切復扶又切强上聲相去聲鳳音諷已盡之已音以誰爲之爲去聲行去聲

魏溥妻房氏年十六溥病將危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于黃壚耳言訖而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耳投棺中流血滂然姑劉氏哀懼輟哭問故答曰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故持此自誓耳兼慰夫魂于泉壤也節○眇音渺壚音盧少去聲

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

瑜死。父母舅姑咸欲嫁之。王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集王氏之傍。王感其偏棲。以縷繫燕足爲誌。明歲燕復來。猶帶前縷。王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復扶又切 論曰。此皆自刑耳鼻。惟恐不得全其節者也。今女爲父母所迫。乃自刑至再。倘迫之不已。則有死耳。禽獸之行。所不忍爲。是數人者同也。巳音以 行去聲

風靡如風之加於草上無不偃靡也

右第七十六章

○皇甫規之妻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聞其名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奴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豈有不行于一婦乎妻知不免厲聲罵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淸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行非禮于汝君夫人

軶乃駕馬頸之木

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繫軶鞭扑交下妻謂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軶軛同）論曰董卓挾天子亂天下威勢强暴赫然無比非可以情理諭者不嫁則死皇甫夫人籌之審矣卓門陳請厲聲罵賊繫軶中庭含笑斃杖壯哉節烈死有餘芬彼貪慕富貴或畏威失節之婦觀茲圖畫以爲何如哉

右第七十七章

○虢州司戸參軍王凝以疾卒于官、家素貧。二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虢古百切巳音以斷都管切爲之嘆泣爲去聲朝音潮爲去聲瘡楚莊切

論曰、李氏潔淸之操亘

息國名

天地萬古而不可磨滅者也。一手尚恐汚身。況其大乎。嗚呼。可謂烈矣。

右第七十八章。

○楚伐息。擄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乃咏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

之節。巳音以 漢劉曜陷涇陽渭北諸城皆潰曜獲將軍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緯自殺。緯妻辛氏色美曜欲納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皆以禮葬之。巳音以

論曰擄其夫而欲妻其妻暴虐之甚者也。不死必不免。息夫人辛氏如一轍焉。夫妻偕死。感動仇人。以禮合葬。息夫人辛氏又如一轍焉。嗚呼奇矣。此心此理之

同有不謀而合者也。

右第七十九章。

○何氏。宋韓憑妻也。憑戰國時爲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捕舍人築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其詞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俄而憑遇害。王與何氏登臺。何氏投臺下而死。遺書于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弗

聽使里人埋宿冢相望也越宿有交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曲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其木曰相思樹樂俱音洛

右第八十章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

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節長俱上聲舍音捨

明黃觀妻翁氏有賢行觀建文時以進士及第仕至宗伯燕王之篡也觀死節翁及二女皆被逮有旨配象奴翁詭言避難時有金若干寄城外親戚家請往取象奴利其物與俱至郊外翁云兩女當以衣裾相結恐稠人中迷失奴

許之。至江濱。則率二女溺水死至今廟祀秦淮河干。行去聲難去聲論曰。盜剽村落掠人婦女篡社稷亂人匹配其爲賊同其暴行無以異也。竇氏二女投崖明烈。翁及二女入水全貞其不幸同其立節無以異也。京兆秦旌流芳千載。秦淮立廟血食河干。其寧死不辱既同其食報亦無以異也。行去聲

右第八十一章。

○余洪妻鄭氏女也。有殊色南唐平建州鄭

[illegible]建封不可[illegible]

故以大義責之此女可謂才中兼長

爲亂兵所掠裨將王建封逼之鄭不從屢刼以利刃亦不可奪建封嗜人肉而掠婦人百計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于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

而已。速殺爲惠。文薇大慚。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裨將大將之將俱去聲。已音以。論曰。鄭爲亂兵所掠。能脫王建封之手幸矣。彼惟不畏死。故得全也。文薇大將。以義責之。無難。慨悟。貞烈之婦。惟求一死。固亦有幸而獲免哉。世人畏死不敢貞烈。何也。將去聲。

右第八十二章。

○王貞婦。著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貞婦與其夫舅姑皆被執。既而舅

俘音孚爲軍所獲也

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恐其自縊。令俘囚婦人。襍守之甚嚴。欲求一死不可得。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視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詩于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郡守爲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節○將去聲嵊音盛楓音風齧魚列切墳房刎切守去聲

趙貞婦者。夫家永新人也。宋亡。永新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抱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爲

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汚之不可臨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吾不義而生寧從舅姑死耳遂與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煅以熾炭其狀益顯甎音專論曰二婦皆遭元兵皆親見舅姑之死踪跡同也烈血漬乎甎石皆能歷久如新千載下凜凜有生氣焉所謂不可奪之節至形銷骨化而後

猶不可奪者也。

右第八十三章。

○巴陵女子韓希孟韓琦九世孫也元兵陷岳陽希孟被執義不受辱書詩衣帛上投江而死越三日收其尸復得詩于練裙帶中其詞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節○復扶又切難去聲號平声

龍游儒家婦何氏至正

間爲亂兵所掠裂帛題詩投江而死其詞曰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亂兵奔。失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夫壻恩。江靜從教沈弱質。月明誰與弔孤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節○長二聲 教平声

藺氏江西吉安人也有殊色。爲紅巾盜所掠。欲以爲妻。藺乃手刃其子。題詩于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豈忍更他姓。烈婦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

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遂擲筆自刎而死。陳友諒立廟旌之。藺音吝處去聲論曰此皆不幸慘被寇掠題詩盡節者也。韓何投江而死。死已正矣。藺乃手刃其子書壁刎頸。烈有加焉。詩之工拙不必計也。已音以

右第八十四章。

○元兵陷撫州。臨川王家婦梁氏。甫嫁數月。與夫皆被執。軍帥欲汚之。梁氏紿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

紿音歹欺誑也

并與一矢卻後兵。婦度夫去遠。罵賊而死。節

○紿蕩海切度入聲

劉宜者大同人也。至正間與姑華氏逃難。為軍帥所掠。姑謂之曰。汝年少。奈若何。劉氏曰。死耳。姑曰。刎無刀。縊無索。將奈何。劉氏曰。當罵賊不屈。激其怒以就死耳。因賦庭柏以自況。遂相與大罵。為賊所害。節○難去声

少去聲　況上声

至正十五年。有商人婦毛氏。美姿色。隨夫避亂。為賊所執。脅之曰。從我。多與汝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

刀磨其身。毛氏大罵。聲不絕口。賊怒。遂刳其腸而去。聞者哀之。

論曰。此皆不幸慘被寇掠。挺身就刃者也。梁氏計脫其夫。可謂智矣。劉與毛大聲罵賊。不過欲借彼賊刀。流芳千載耳。人生百年。總有一死。如此而死。爲得死所。不然。則狗彘之不若也。狗彘亦終必死。何世人之貪生敗節。願爲狗彘。悲夫。悲夫（悲夫之夫音扶）

右第八十五章

○章節婦金氏。女也。許配樂清章文寶。未歲

婚納妾包氏有娠。而文寶病且死。金氏固請往視之。一見而文寶卒。金撫妾治喪。固守不嫁。妾生子綸。金親教以讀書。通大義。復遣就外傳。綸成進士。金氏作詩見志。其詞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復扶又切

論曰。金氏未歸文寶。則猶未成婦也。以煢煢寡女。爲人撫妾字孤。至于有成。尤守貞之僅

見者也天鑒奇節子克顯揚見志一詩傳之千秋不朽矣爲去聲

右第八十六章

○吳孫翊爲丹陽守嬀覽時爲都督與郡丞戴員及翊左右邊洪謀殺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殺之迸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徐氏有姿色覽欲并取之徐恐不從見害乃僞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從之徐潛

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滂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覽竊覘。無復疑意。徐先召高嬰與諸婢伏于戶內。覽入。徐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衰絰。奉覽員首祭翊。舉軍震駭。以爲神。守去聲嫣音規進者卞將去聲。論曰。殺其夫而取其妻。此仇可一刻不報哉。徐氏既能全節。又復夫仇。可謂貞且智矣。巾幗中之英雄豪傑也。

右第八十七章。禮曰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婦人事夫。終身不改。喪必三年。則猶之乎父也。不幸變生意外。父爲人所殺。無兄弟可以復仇。身雖女子。義不容巳矣。夫見殺妻復仇。正也。剚刃仇人之胷。即以一死償之。亦足含笑九原。流芳千古。況且未必死乎。明盛之朝。以忠孝節義教天下。固有歛泣殺賊。反得表閭宥罪者。奇行偉人。

不可磨滅述復仇之德自此以下凡

五章巳音以剸音恣朝音潮行去聲

○長樂申屠氏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旣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被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好言

以閨中弱質而能手刃一家復囊頭致祭墓所雖男由義激亦鬼神陰有以助之也

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艷粧入室。六一既至。即以七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爲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墓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也。樂音洛七音彼復扶又切。論曰申屠氏爲夫報仇手刃六一全家千古大快也遍告村民從夫地

下。心事如青天白日。非蓋世英雄何以能若此哉。為去聲

右第八十八章。

○梁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于徐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言曰聞此素多豪客何無一人與吾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刀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僕妻在側慄無驚駭但矯而大呼

其智人不能及

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本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斯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併二驢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婦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械送亳城戮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碭音蕩斷都管切戮去聲論曰此之報仇抑亦難矣事

途被劫羣盜殺夫覆巢之下寧有完卵非僕妻急智詐快大呼頸血已汚賊刃雖欲報仇得乎從容覩變頃刻縶縛賊乃知爲所賣已懸首市曹無及矣嗚呼快哉已俱音以從音聰

右第八十九章

○豫章謝小娥八歲喪母嫁歷陽段氏父與夫家常同舟貿易江湖間小娥年十四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小娥亦被傷墜水爲他船所獲依妙果寺尼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

門東草。又夢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爲李述之。李憑檻書空。忽有所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車中猴者。車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爲

申蘭申春明矣。小娥慟哭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報其寃。更爲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紙榜子招傭者。娥應召。問其主果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覩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携大鯉兼酒詣蘭。至夕羣盜畢至。酣飲。既去。春沈醉臥于內室。蘭亦覆寢于庭。小娥潛鎖春

于內。抽佩刃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擒春于內。獲贓貨數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焉。小娥遂爲尼以老。喪去聲號平聲論曰。娥無親屬。賊無名姓。此之報仇抑又難矣。因夢而得名。傭保而得賊。至誠所感。天亦憐之。使成其志。亦可見殺人者死。申蘭申春終無所逃于宇宙之外也。若小娥之孝節。豈待言而著哉。

觀古人教子自孩童以至成立節序周詳如此今富貴之家一味愛惜常有五六歲不出房門不見天日

婦德篇下

○內則曰。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之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十餘歲不就外傅聞見犢然言動罔措性柔者多愚蠢終身性強者必狠戾不法皆由禽犢之愛所致也

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子能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上聲長上聲帥音率冠去聲衣裘帛之衣去聲孫去聲

右第九十二章。人子少時與母最親。舉動善惡。父或不能知。母則無不知之。故母教尤切。不可專事慈愛。釀成桀驁。以幾于敗也。語云。慈母有敗子。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古來徙舍斷織。和熊畫荻。皆自其少時慎之。甚至宦達。猶加箠楚。終身無姑息焉。述教子之德。自此以下凡十章。少俱去聲

驁音傲　斷都管切

茲語道盡慈母縱子性情欲教子者時當玩味

〇顏氏家訓曰。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凡庶縱不能爾。當于嬰稚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反奬。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誠哉斯語。節。此去声。巳音以。長上声。少去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呵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為論。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訓督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巳音以。

右第九十三章。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孟母曰。此非所

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節。少去聲賈音古衒音眩。孟子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豬肉以食之。節。食音嗣。孟子既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智。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

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大儒（斷都管切夫音扶 遠去声離去声）

右第九十四章

○晉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以供母母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遷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汝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流

女子鮮明義理多以其子超顯爲可喜而以貶謫爲可憂移子愛日之情寧暫

漢謐感而好學。遂博極羣書。謐音密好俱去声養去声鈍音遯行去声

右第九十五章。

○韓夫人。柳公綽之妻。仲郢母也。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節。○楷只駭切。○韓國夫人鄭氏。歐陽脩之母也。脩四歲而孤。鄭氏守節。教育之。家貧甚。常以荻畫地學書。脩成人。舉進士。以直諫貶夷陵。鄭

台然以貧所學而不忍抗直以傷母心非鄭夫人之賢焉能成歐公之賢哉

氏言笑自若。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後以忠正文學爲名宰相。世稱柳母和熊。歐母畫荻。此之謂也。相去声

右第九十六章。

○程母侯氏。大中公珦之妻。程顥程頤母也。事舅姑。內外聞其孝。大中公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諸子有過。小則詰責。大則請命于大中公。

子乎不肖皆母綴其過二語切中世俗爲母病根時當猛省

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也。諸子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故二程夫子俱成大儒。節

珦音嚮。顥胡老切。頤音夷。長上声。

伊川先生曰。吾母生男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扶抱。夫人輒阿曰。汝若安徐。寧致跌乎。食而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頤兄

弟生平。於衣服飲食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

也。稱去声 長上声

右第九十七章。

○申國夫人呂榮公希哲之母也。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

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節。○長倶榮上聲公張夫人。待制張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昷音溫更去聲上聲

録囚省録囚徒有寃滯者寛之又録音慮友音翻平理其枉而反正之也

以運使之使去聲
鍋音戈樂音洛

右第九十八章。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録囚還其母輙問平反幾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飮食言語否則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節○幾上声爲飲食之爲去声 鄭善果爲魯郡守每出聽事母崔氏于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悦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瞋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跪牀下不敢起母乃訓之曰

此種議論不減於魯敬姜非讀書窮理學識兼到者不能道嘗言女子有才必如此方謂之才彼於風味月妄見道也

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狥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惰于禮訓。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墜于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善果頓首謝罪。請自改。乃許之。

節○守去声 少去声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

皆進士及第景讓在浙西有都押牙迕其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 押音鴨迕阮古切朝音潮褫尺里切將佐之將去声皆爲之爲去声

論曰此皆以官爲教者也

不疑之母。可謂仁矣。崔氏涕泣而道。至情激
切。爲子而不墜淚者。未之聞也。景讓之母。不
惟善于教子。且免罪焉。以平萬軍之怒。安將
佐之心。保家福國。厥功爲大。有此等賢母。而
子弗爲名臣者。鮮矣。將去声

右第九十九章

○陳堯咨。精于弧矢。自號小由基。咸平中。舉
進士及第。爲知制誥。出守荆南。其母馮氏。問
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客過

為守將以若射間廢職可知矣母言具知為政之大體者

堯資善射無不嘆服母怒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善政異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節 吳賀之母教子義方。賀與賓客語聞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笞賀至百。所親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笞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

懼自敕爲名進士。否音鄙三去声妻去声 論曰子已顯達而親猶撻楚可謂嚴矣然出典名藩不以忠孝輔國家安得不杖好談人短以訐爲直聖賢之所惡亦覆國亡家之道安得不笞非此賢母爲二子者殆矣。已音以好去声惡去声

右第一百章。

○崔氏房景伯母也景伯爲東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于母貝丘婦列其子不孝景伯爲悲傷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但呼其母

子孝令見汝事我當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者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面慚耳此其心未也徐之又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風化大行守去声養去声

右第百有一章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閒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

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世間繼母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愼之哉愼之哉節。妻仍離間之間俱去声喪去声勝平聲。

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閱之恥河北恥于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母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貴賤之隔俗以

爲常。身沒之後。詞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喪去声 寘音芒 分去声 鬩奚逆切 重平声 少去声 悲夫之夫音扶

右第百有二章。人生不幸。盛年失配。中饋無主。不得不續娶後妻以撫幼稺。亦冀母子相安慈孝和樂而爲人

後妻。往往暴虐前子。甚至譖語蠱惑。致使其父亦遂不慈。古今通患。非一日矣。夫繼母如母。夫之子。卽巳之子。原不可以二視。況待巳子。雖加嚴酷。人亦諒其無他。待前子。稍有謬戾。世將指爲口實。故繼母之道。不可不愼也。述慈愛前子之德。自此以下凡四章。○樂音洛夫繼之夫音扶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娶孟陽氏。生子

二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子猶不孝。一日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何救焉。繼母曰。阿又爲其孤也。使妾爲繼。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爲孝子。

節。爲其孤之爲去聲

漢中陳文矩繼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卒

大舜以至誠、而化下慈之母穆姜以至誠而化不孝之子、皆大聖人作用若有一毫私意沾滯者、便自不能、

于宮。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自遷善也前妻長子興疾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呼三弟曰。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過惡深矣遂偕三弟詣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郡守異其母蠲其家徭許四子以自新後並為良士。遠去声長上声論瘳音抽守去声

曰。孟陽穆姜。能盡繼母之道。前子遂化而爲孝。何其神也。故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特我之誠未至耳。

右第百有三章。

○齊人鬬死於道。吏捕殺者。過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妾夫前妻子也。

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奈何。泣下沾襟。相言于王。王高其義。並赦之。而尊其母。號曰義繼母。節。相俱去聲。少俱去聲。長上聲。

秦母者。秦閏夫繼室。柴氏也。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爲托。柴辛勤紡績。撫之有恩。至正中。晉寧盜作。前子爲賊所得。在賊中。官執之。論死。柴引巳子詣官。願以代。次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也。罪何可加于

兄吏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嗟夫。婦不忘夫命信也。子赴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且旌其門蠲徭役焉。嗟夫之夫音扶

論曰。兄弟爭死孝友已足稱矣此人情所難。蓋平日感于母教也。繼母願以已子代前子死。尤千古之所難。蓋高義之極者也。有此高義。天必鑒之君相有司必憐之。忍令乃子死乎。固宜其兩全無害百世流芳不沒哉。已足之已音以相去聲

右第百有四章。

○珠崖二義者。珠崖令後妻及其女也。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者十三歲。相携扶櫬以歸。法携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罪。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之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爲實然。心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

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之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相與涕泣哽咽。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埀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去。後乃知其男也。櫬初覲切奩音廉強上声哽音梗咽於歇切論曰。當時一寡母一幼子。一孤女。必不得已而死。於斯三者奚擇。雖聖賢亦必曰女耳。孝哉初也。其女中之俊傑乎。然非賢繼母極力爭死。

初之死無辜。亦可惜者。至情迫切。哀感路人。
非此母不能活此女。吾願天下之為繼母者
鑒之。巳音以

右第百有五章。

〇文王后妃德性仁厚。詩人為之歌麟趾。其
詞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
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
兮。為去聲振俱音真定音訂于俱音吁

右第百有六章。末世婦人每多刻薄。

能勉於事上而不能不忽於待下故或發人細過自矜明察或虐使侍婢無故鞭笞以狹隘酷烈爲才能仁厚之風渺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脩德獲福亦天道自然之應也述仁厚待下之德自此以下凡四章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

家幼穉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
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
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
守家吾夕而還及其既也天陰先期至止于
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怪而問之母曰妾不
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閒從少子歸視
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逸樂醉
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
大夫言于穆公賜號母師 少俱去声 閒去声 樂音洛

右第百有七章

○唐榮陽縣太君鄭氏。拾遺元積母也。寛厚性成。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誡。去鞭朴。正顏色。以訓諸女婦。女婦㮚㤭如履氷。正辭氣以訓諸子孫。子孫愧恥若撻于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自童孺以逮成人。曾不識檟楚。閨門之內。熙若太古。蓋漸于化云。積音軫。㮚古栗字

右第百有八章

○程子之母。治家有法。但于婢侍。未嘗加以

近來此風不惟煽惑婦女。且信及男子矣。非在上者操三尺以繩之。胡可止也。

箠楚。或兒女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節 司馬溫公夫人張氏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其頰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賙親戚。無有所吝。已音以頰音劫賙音周

右第百有九章。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于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節 呂氏童蒙訓曰。巫祝尼媼之類。尤宜求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右第百有十章。從來婦女多信鬼神。故巫覡尼僧得肆簧口。爲誆誘財物之階。原其心。不過欲求福耳。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非神力所能轉移。卽使鬼神有力。亦必福善禍淫。正直是與。豈聽巫尼諂佞。顚倒人世之是非。以妄加禍福。無是理也。三姑六婆不上門。古人深以垂戒。蓋此輩花言巧語。能移人性情。壞人心術。一被煽

哉無所不至。小則耗數財物。大則敗辱身名。所當嚴拒禁絕。不可與之相接也。僧道男人。尤非婦女所宜見面。乃婦女凡事避嫌。獨于僧道無所顧畏。甚至結隊成羣入寺燒香。雜遝嬉遊。不知羞愧。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嗚呼痛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述脩正闢邪之德。自此以下凡六

章斝音加遒音酋

○鄴有女巫以幻術惑衆每歲與三老廷掾斂民間數百萬錢爲河伯娶婦至期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之爲治新衣設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中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沒人家有好女者恐巫取之多挈眷逃亡巫曰若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人民矣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曰再娶時幸告予予亦往送女及期豹往河上

三老廷椽豪長皆會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
女子也年巳七十女弟子千人皆衣繒衣立
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卽將女出帷中視
之顧謂巫祝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入
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
大巫投河中有頃豹曰大巫何久也弟子趣
之復以小巫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更
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小巫河中凡投三弟子
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

投三老河中。觀者大恐。豹立待良久。欲復使廷掾豪長入趣之。皆叩頭。頭破額血流地。豹乃釋之。自是諸巫逃散。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河水亦不漂溺人民。為河伯之為俱去声。緹音提。長俱上声。已音以。衣緇上衣字去声。趣俱音促。復俱扶又切。

右第百十一章。

〇漢成帝時。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倢伃。呪詛主上。帝怒。廢后。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

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帝悅赦之。賜黃金百斤。僥音撓佇音亍愬同訴

右第百十二章。

○唐長孫皇后有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能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敎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當爲乎。長上声数音叔

右第百十三章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升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旣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云爲之爲去聲樂音洛磨音冒

右第百十四章。

○劉伯溫曰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亦巧於致人者人情無不愛其親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惻然動心故中材之人波馳蟻附若目見其死者拘于囹圄受箠楚而望救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上偶木偏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節○行去声 文去声 浮屠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入地獄故見女子

尤篤信其說。持齋念佛。以致恩于母。劉伯溫曰吾不知司是獄者爲誰。人必有母。將舍巳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巳母而獄之與。獄巳母不孝。舍巳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吾知其必無是事也。舍俱音捨。母與之與。二與俱平

声論曰。世俗親死無不齋僧拜懺。必使其父母入於地獄。然後以僧援而出之。此不孝之尤罪不勝誅者也。奸僧惑世誣民圖餔餟耳。

爲人子女。何忍侮辱父母。以誣佛媚僧至此極乎。讀是書。可以悟矣。勝平声

右第百十五章。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音盤

右第百十六章。婦德通論也。婦德細

行難更僕數至於大端不外敬慎而已矣兢兢業業無非無儀自念慮之微以及事爲之著皆本敬慎之心以出之而無敢一毫放恣焉則內正其心淑其身宜其家人而家道成矣述婦德通論凡五章行去聲已音以

○孔子曰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右第百十七章

〇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節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汝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　論曰此所謂無非無儀也知婦道矣

右第百十八章

〇周南桃夭之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

子于歸。宜其室家。次章曰。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三章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夭俱平聲

右第百十九章

○張華女史箴曰。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愼。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女有辭。割驩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雖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懋音騖趍同趨愆音吝大音抉

右第百二十章。德者婦人一生之大本也。為言為容為功，必依德以立。故著婦德獨詳焉。譬之車，德其輪也。車

非輪不行若作室家則梁棟也棟折
榱崩室不立矣故婦人有德則內行
克敦外觀有耀一舉一動皆足爲模
楷雖奇醜若鍾離春吾愛之敬之無
德而徒有才其才不足稱也蔡文姬
之詩李易安之文失節再醮讀者尤
爲齒冷況於垝垣復關兄弟咥笑者
哉古來奇才國色接踵相望一失其
身人所賤惡雖有仙姿慧舌妙技絕

藝由君子觀之。不過名妓者流耳。張麗貞曰悔此宵一念之差嘔心有血。致今日終身之誤剺面無皮嗚呼可不慎哉。述婦德百二十章皆取其足法而懲創者不與焉。女子旣入學讀書識道理於吾言所不盡者當深思而自得之以正厥德也何有內行之行去聲

易音異 垝音鬼 垤音 戲惡去聲 與去聲



